



慢生活美学

□李 晓

我把手机搞丢了。那一整天,我都失魂落魄、坐卧不安。手机找到,迅速查看有无未接电话、朋友圈消息。

朋友老周也跟我感叹:“哎呀,整天捧着手机给别人点赞,人心却感觉疏远了,整天刷短视频,最后啥也没记住。”

这些年来一天天的生活,常常在手机上磨磨蹭蹭、恍恍惚惚度过。窥探着他人朋友圈里生活的蛛丝马迹,点赞来点赞去,却不能让内心产生真正的亲近。书一本一本地买来,随便翻了翻后就束之高阁,很少完整地看一本了。特别是拿一部长篇小说,读了没几分钟,就很快分神,像一个多动症孩子一样烦躁不安,忍不住去看看手机。手机就这样切割了我,把我深入的思考、专注的精神切割成碎片。我的微信好友已发展到500多个了,可安卧于我内心的朋友,又在哪儿?

貌似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常常能感觉到内心的焦灼。那天遇到一棵大树,我也忍不住张开双手与它拥抱一下。内心的焦虑情绪,可能只有靠山水植物治愈了。

还好,有一些慢生活的时光片段,它们像云层里漏下来的光、像森林里吹来的风,

让我起伏动荡的情绪得到抚慰。

我在乡下的赵叔,今年78岁了,他至今没用手机。春天里我回乡,竟看见他慢慢悠悠喝着——头牛,泥浆四溅中,赵叔和好脾气的牛配合完美,一大半天就耕了好几块田。中途,赵叔还要歇息好几次,他把牛牵到田边,吃那些绿油油的青草。牛吃草时,赵叔就躺在一棵树下哼唱山歌。黄昏,赵叔牵着牛,炊烟袅袅中回了家。赵叔先搓一个澡,再把牛牵出来,给它也好好洗一个澡。赵叔对我说,做牛也不容易,人得对它好一点,一不留神下辈子也就做了一头牛。牛与赵叔相依为命,也成为他生活中亲人的一种。

我的表舅是供销社采购员,20世纪80年代出差时爱上了一个县城的姑娘。表舅给县城姑娘写信,周一封,写了一年的信,姑娘给他回了几封。姑娘说,她爹说的,以事业为重。姑娘是县城饮食公司做馒头的。表舅说,做馒头也是事业嘛,我等,等她事业成功。

后来,县城里的饮食公司倒闭了,姑娘成了下岗工人,表叔还在等待。2年后,表叔才牵了姑娘的一次手。卖馒头的姑娘,

在县城里开起了饮食店,生意红火。有天夜里,表舅因为思念实在是难以入睡,又没有了班车,就索性徒步去姑娘所在的县城。因为种种不巧,他一直没能搭上车,10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天一晚,到达县城,早已是灯火通明了。见到那姑娘,他说自己是徒步而来的,姑娘大为惊讶,落泪了。

表舅后来以长者的语气告诉我,爱情这个东西,急不得、急不得。中年以后,面对这个爱情如速食的年代,回想起表舅的爱情,才发现,爱的温度,如炭火与壁炉,是慢慢热的。难怪一些看似烈火的爱情,很快成了灰烬。

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龙老大。龙老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城里万元户了,后来又成了百万富翁。10多年前,过了1000万。有一天,龙老大突然把经营的企业处理掉了,回老家买了一座老宅住下。龙老大在老宅里养花植树,坐在老藤椅上听古箏或者练毛笔字;一个人去河边,望着河水,一坐一大半天;去火车站看火车一列一列飞驰而去……龙老大说,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安全感来自

心里的清流。我听说,龙老大为他的家乡修路、修养老院,把自己的钱都捐献出去了大半。

去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用笔写的纸质信,邮戳是西北一个小城的地址。读了信,我才知道,我的朋友鲁二毛,和妻子开始了他们的人生新旅途。53岁的鲁二毛说,他打算用10年时间,徒步考察国内有地理风情的300座小城、300个村庄,然后,慢慢静下来过滤,写一本书。

想起我童年的春节,奶奶会洗净腊肉蹄膀,放到快成古董的黑鼎罐里炖。奶奶守在柴火旁,罐子里响起咕嘟嘟、咕嘟嘟的声音。我们一群小孩四下奔跑着玩,心里惦记着蹄膀。要她上一天一夜呢,幸福的等待比蹄膀的味道更漫长醇厚。

我的母亲,去公社取一封挂号信件,要开两个村社的证明,而母亲怀着隐秘的喜悦,长久地等着拿到这封信件。

我,一个单薄的乡村少年,某年的一个夜晚,追赶一只萤火虫,追了好几里地,其实也不管追的是不是最初那只了。

这些慢生活的柔光,与我的慢慢心流同频共振,如同琴瑟和鸣。

岁月物语

魔术手提包

□余慧

父亲大半辈子走南闯北,伴随他左右的有一只黑色手提包,人造革质地、长方形,包身上白色“上海”字样十分醒目。这只包里,装过信笺纸、合同、车票、发票,也装过大白兔奶糖、红色小皮鞋、《张爱玲文集》。

父亲生前是一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常常出差,时间短则三五天,长则几个月。父亲回来之前,会写信或托人捎信给母亲。我便开始数着父亲的归期。

父亲从不空手回来。他的手提包,像魔术师的包袱,又像阿拉丁神灯,藏着各种惊喜。我最爱翻父亲的包,父亲总是在一旁不说活,笑眯眯地看着。

那是个物质不丰裕的年代,凭票供应,好东西一票难求。我们小孩最馋上海糖,尤其是大白兔奶糖,我吃过一次,奶香浓郁,便念念不忘。那是家里有上海亲戚的同学给我的,再没有第二颗。有一年春节前,父亲出差回来,他的手提包鼓鼓囊囊的。打开一看,是个看起来很高级的糖果盒子,圆圆、蓝白相间、绘有大白兔图案的铁罐子,里面满满的是裹着漂亮糖纸的大白兔奶糖。父亲说,托了上海的朋友才弄到一张供应票,又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这一盒。这盒大白兔奶糖,我吃了很久,每次只取一颗,含在嘴里,浓郁的奶香从舌尖弥漫到口腔的每一处,直到心里。那些剥下来的糖纸,也被我一张张夹在书本里。

父亲去上海出差,母亲嘱咐他帮我买一双小皮鞋,并量好鞋子尺码给他带着。父亲从上海回来,从手提包里拿出那双小皮鞋,母亲帮我试穿,却发现买了一顺的,都是左脚。后来,父亲又一次出差去上海,才换回了另外一只鞋子。我穿着那双红色的小皮鞋,走在门前的老街上,别提有多神气了。

父亲爱赶新潮,也常将一些新鲜玩意儿带给我们。父亲第一次坐飞机,带回一包留兰香口香糖。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口香糖,我打开包装纸,小心尝了一下,真有点留兰香牙膏的味道。我从父亲的手提包里还翻出一盒零食,吃起来有点甜、有点酸又有点涩,那是什么东西做的呢?我们猜了半天都没有猜出来。父亲说那叫蜜饯,是梨子皮做的。父亲还带回一盒胡萝卜罐头,奶奶说胡萝卜有什么稀奇的,可我却吃出了别样的滋味儿,毕竟我们小孩子只有生病时才能吃到水果罐头这样的高级营养品呢。

我小时候不爱说话,爱看书,小镇上能看到的书却有限。在父亲的手提包里翻到我朝思暮想的《365夜故事》,三四厘米厚的大部头,硬质封面黑底上印有梦幻般的彩色图案,书里有很多插图。那是我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也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书吧。

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去南京接我,在新街口新华书店,我看中一套《张爱玲文集》,价格不菲,但父亲知道我喜欢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回到宿舍后才发现其中两本是一样的。当时南京室外温度高达40℃,父亲倒了几趟公交车,去书店把书换了回来,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书放在我手上。这套书已经泛黄,依然摆放在我的书柜里,总让我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想起父亲。

父亲因病去世时还不到50岁,那只手提包被永远挂在了家里的墙上。



生命节奏 程然摄

乌鸫鸟

□胡革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夜狂风暴雨,尽管使大地赧红,但压城的云也累得散了架,风也变得有气无力。天空下肃杀之气尽消,到处只弥漫着宜人的润爽和清凉。

天人合一,我不太信。但人能感受到天气和自然的态度与变化,却是毫无异议的。暴躁的天变得温和,人的睡意似乎也少了。没了睡意,自然起得比平时早。

自然的力量真是伟大而神奇。也许是还没到上班时间,青年中路上几乎全是还未被碾压充分的枯枝败叶,那些昨晚还见风使舵、东歪西斜的树,现在虽然丢肢断臂,掉落着伤痛的泪,但见到了朝阳,哪怕一缕晨曦,棵棵都精神抖擞、挺拔向上。“万物生长靠太阳”,此话一点也不假。

出了电梯,便有一团闷热的气浪迎面而来。仔细观察,走廊两头的窗户紧闭。估计是做卫生的阿姨昨天接到风暴预警,给关上了,这样走廊就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虽然免受了风暴,但也隔断了今晨清凉空气的进入。

跑去准备打开窗子的时候,忽然发现窗台上有个黑色的不物体,随着我脚步的临近,剧烈地跳跃起来。原来是只鸟儿,羽毛近乎全黑色,浅棕色的喉部托起尖尖的喙,昂首挺胸,更显出那一撮雄赳赳的须,虽然不大,倒也显得雄健刚毅。

它应该是昨天因为觅食或者躲避风暴,误闯进了走廊。但它没想到窗户后来被关上了——虽然没有迷途,但封闭的玻璃隔断了它回家的路。而且它显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前面视野如此开阔,却总有一层硬邦邦的东西阻挡着。在过去的一夜里,它可能进行过无数次的尝试,但每一次都重复碰壁坠落的结果。

我不知道它是否感觉疼痛,但它一

定精疲力竭了,又不甘心放弃,才坚守在窗台上。或许在等待某种奇迹的出现,或许在积蓄力量准备发动下一次冲击。一夜未归,相信它早已心急如焚,但一定没有万念俱灰。这么看来,它还算顽强坚韧,不像有些人稍受挫折,便失去追求的勇气,甚至毁灭生的希望。

它一定有牵挂。经过疾风劲雨,它的巢还在吗?也许它已为父为母,它的孩子们还安好吗?即便它已无牵挂,但“万类霜天竞自由”,习惯了蓝天白云的它,怎会受得了自由被禁锢?

是对家人的责任和对自由的向往,让它义无反顾、不知疲倦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尽管那让它付出了伤痕累累和疲惫乏力的代价。

尽管我很同情它,很想帮它摆脱厄运、让它尽快回归自然,但我每一次靠近,它都扑棱着翅膀往上跳,要么是或左或右地腾挪。它这是在躲避着我。

尽管深陷绝境,但它仍然拒绝相信人类,排斥人类任何帮助。它有自己的原则,这原则来自它的祖先,并通过它体内的基因和天然的习性代代相传。

对人类的远离可能是几乎所有鸟类亘古以来的约定。据鸟类专家的研究,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哪怕是在早期,鸟类对居心叵测的人类总是充满警惕。很多情况下,它们总是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一旦有人走近,会立刻起飞远遁。尽管鸟类的智商远低于灵长类,但在这点上,相比傻乎乎的灵长类因为贪图一点点零食就沦为人类的玩物,它有智慧多了。

眼前的鸟也是如此。每当我伸出手去或者弯下腰靠近它,它都要想法跳脱开,那对橘黄色的圆圆的眼珠紧盯着我,嘴里急促地发出“嗒嗒”的威胁声。但我看得出,它每一次看似条件反射般的挣扎都是强弩之末。它没有多少力气了——只能腾挪却不能飞翔。凭借小时候捕鸟练就的技巧,

我完全可以驯服它于手心。但它已惊恐万分,在人鸟还没有建立充分信任关系的前提下,那样做的结果不但帮不了它,还会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甚至它会来个玉石俱焚或者鱼死网破也不定。

这样想,我便放弃了努力。我拉开上面的窗子,便往后退了几步。我尽量让它能够明白我的动作释放出的善意,让它能够安静下来,节省点几乎没有多少结余的体力。

不能被它信任,便只好旁观。这是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像喜鹊不是喜鹊,像乌鸦不是乌鸦。我拍了几张照片,问了好几位南通本地朋友,只有一位肯定地告诉我,这是乌鸫鸟。

与春来秋往的候鸟相比,乌鸫鸟非常眷恋它所生活的土地以及其上的天空,几乎不远离。它不但是留鸟,也是益鸟——以昆虫、蚯蚓、草籽等为食。它不仅对人类有益,还会为人类奉献婉转动听的叫声。不仅如此,如果心情好,它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其他鸟类的鸣啭。

我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决定走开。我想,以它对我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一定能发现上方的出口。“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拆除人为的藩篱,不做自以为是的援助,就是对它最好的爱护。

我尽量悄无声息地离去。半个小时后,我再过来时,乌鸫鸟已不见踪影,地上只残留着几点黑色的羽毛碎片。它终于靠自身的努力,挣脱了困境,自由自在地翱翔蓝天去了。

这让我想起上班路上的枯枝败叶以及旁边的绿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情感驿站



下原蓼苳情

□金晓玲

母亲进城给我带娃,忽然说要回下原。“扒红蓼苳的时候到了,市场价格不低啊。”母亲既真诚又自豪地说道,“再过些日子,白蓼苳熟了,我多弄些,给你带给邻居们,那个气味更合适,让他们也尝尝咱老家的蓼苳。”

夏扒蓼苳,就像春挖竹笋、秋锄芋头、冬拔萝卜,农家人的土语简洁明了,生动活泼,一个个动词就是一支支笔,绘出母亲丰收的光景——或许是蓼苳兼具玉米鲜嫩润泽的质感和春笋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硬朗之气,母亲要借助五指的力量,田复一田,在草木里、泥土中、瓦砾间穿行,扒出一颗颗饱满完整的蓼苳。

儿时的我,有些排斥扒蓼苳,总是远远站着,望着母亲拎着篮子、穿着高筒靴,没在屋后半人高的枝叶中。我不知道她在扒蓼苳时是否遭遇蛇虫咬伤,只清楚地记得在摇曳的枝叶间,她探出头,大声唤我:“你看这蓼苳,在这样不见阳光的地方也能生长,还不要人伺候,又好吃又干净,还能治病,多好的东西啊。”母亲回屋后,把那些“好东西”取出篮子,我这才端详着它们:一个个披着绛紫色外衣的“胖娃娃”,带着清新的泥土,绽开层层叠叠的瓣,像要对我天真地笑。

然而,当我真正读懂那份天真的笑,已是回乡去下原初中工作之后。为人师表的我,猛然醒悟:母亲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教育者。她的勤劳善良,她那些不经意的生活感悟,她如蓼苳一般顽强生活、不求回报的美德,总能慰藉我的内心。渐渐地,我也对蓼苳情有独钟,于是主动要求母亲常给我做些蓼苳。母亲当然说好。她用双手抓拧入盐的蓼苳,汁水缓缓淌落碗中,也滴入我的心底。我忆起母亲扒蓼苳的场景,很是感动。母亲那双粗糙能干的手,拧出盐汁,也拧出生活的苦水,托起了一个乡村家庭热气腾腾的幸福生活。

如今爱吃蓼苳的我,哪肯母亲错过采摘的时间,于是送她回去。汽车疾驰在通皋大道上,“国家地理标志——下原蓼苳”几个大字,赫然入目。蓼苳倒非一地特产,为何能成为家乡一张闪亮的名片?兴许是相传帝王于此下驾,品尝蓼苳的故事,让它有了传奇色彩;兴许是民国版《如皋县志》的记载,让它有了历史底蕴;兴许是下原人骨子里的勤奋柔韧,让它有了独特风味。总之,“下原蓼苳”已成家乡的风景,成为我齿间淡淡的乡味、心中浓浓的乡情。

回到家,母亲很快换上粗服和劳动鞋,沉浸于她挚爱一生的蓼苳地里。“采采采苳,薄言掇之;采采采苳,薄言捋之。”我的眼前浮现出诗中景象,村妇们朴素而秀丽、亲切又美好。

藿香易得 天水难求

□晓祥

这些天酷热难耐,南通人此时爱饮上一碗绿茵茵的藿香天水茶,定会四肢通畅、惬意无比了。

大暑之日,有文友诗吟:
碧螺毛峰置一旁,藿香首选做壶浆。
叶飘杯盏显澄碧,汁出甘泉散馥芳。
消暑热、送清凉,入于肺腑顿生香。
野姿寂寞墙边倚,却是英华药效彰。

身为草本植物的藿香,遍见于江海人家。乡野村居、院前屋后,皆可见其踪影。就是高楼住户,也有很多用泡沫箱或花盆栽种,可赏亦可用。

藿香不占多大的地方,好打理,而且药食俱佳,芳香化浊、能和中止呕、祛暑消秽。它是藿香正气水、传统香囊的主打药料,也是南通人餐桌上的特色风味美食。其鲜嫩茎叶可煨鲫鱼汤,可切末摊煎饼,也可用来炸制藿香饺儿,最为常见也最方便便是冲泡藿香茶。

藿香天然无糖,没有任何添加剂,不施化肥农药,这种“土味茶饮”,比起其他各式饮品,也並不逊色。早在2016年,如东县就有一家民营企业,种植藿香30多亩,每年夏季收割茎叶,杀青烘干,制成藿香面,广销四面八方,为很多糕点食品厂青睐。

我们小镇居民,则往往在炎炎夏日泡上一壶藿香天水茶,细品慢饮,那几叶绿漂浮在碧水之中,茶水可上满杯口而不溢,藿香叶脉络分明、晶莹剔透,犹如《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可扇去火焰山的烈焰一样,喝了以后除却暑热。倘若再躺卧竹床藤椅之上,轻摇蒲扇,则更感觉赛神仙了,何况还天然、低碳、环保。

而与藿香绝配的就是天水,我们叫它“天落水”,道家谓之“无根水”。它以梅雨时节中期雨水为佳,素有“三不取”之说,就是新建房屋水不取(多火气)、初夏暴雨水不取(性烈多浊)、东南风雨水不取(海风咸涩之故)。小镇昔日殷实之户那“四水归堂”(指四面房屋的雨水聚落到天井之中)、青砖黛瓦的带天井屋宅,屋檐下有白铁皮制成的“过漏”收集雨水、把它引到水坛里,也有用劈开去节间的毛竹的。将天水收贮于坛中,盖妥放好。这水经岁月沉淀后再撇净杂质,存于另外的洋坛之中备用。

天水一般可分为一年、两年、三年陈(三年以上的就少了),它性凉、味醇,洁净绵柔,除冲调藿香或上等的明前茶外,还可用来泼“火丹”(带状疱疹)、收“兜儿风”(腮腺炎)、洗痱子或作中药引子等等,效果显著。这应该是其中有一些特别的成分,可以作药用吧?

藿香天水茶,实在算是江海人家的三伏天消暑好物、物美价廉的百姓茶饮了。在时下五彩缤纷的市场经济中,藿香可以有,正宗的“天水”却难求,一般城市人很难喝到芳香独特的藿香天水茶了。我最爱边喝着这茶边回味那有名的“五言回文诗”:可以清心也。正谈、反转,循环往复,细心品鉴,乡韵乡情,尽在不言中。

